

#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若星



二〇二六年 二月號

特稿：肩負時代使命 凝聚灣區文心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啟動儀式暨

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會

風長日短星蕭蕭

——專訪胡燕青談唐詩 /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萬花筒：小被被，或皮皮 / 麥樹堅

花的聯想 / 陳德錦

香港之夜 / 沈閏生



石灣陶瓷《冬梅飄香》

青霞園地

圖 林青霞臨齊白石  
於瓷板上  
文 林青霞

馬到成功 自由奔放  
馬不停蹄 瀟灑馳騁  
馬縱山河 我心自在  
馬壯人強 恣情天地



## 以傳作舟 以記為光

潘振明

傳記，是時間的琥珀，是生命的史詩。它銘記個人的足跡，更折射時代的波瀾。正如普魯斯特所言：「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尋找新風景，而在於擁有了新的眼睛。」傳記文學，正是賦予我們這樣一雙眼睛，去凝視歷史深處的人性光輝，去解讀平凡與偉大交織的生命奧秘。

回首來路，我們粵港兩地文脈相通，在傳記文學的園地裏早已深耕厚植。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自創立以來，成果斐然，《古大存傳》、《關山月傳》、《莊世平傳》等一部部力作，不僅樹立了嶺南人物的精神豐碑，更為中國傳記文學長廊增添了厚重而瑰麗的篇章。這些作品，源於學者作家的孜孜矻矻，也離不開這片土地深厚的人文滋養。而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亦始終以開放的姿態，記錄着海外華人的漂泊與扎根、奮鬥與傳承。兩地作家雖處不同語境，卻共享着同一份文化基因與歷史關切，都以筆為杖，跋涉於求真存實的傳記之路。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一個地理與經濟概念，更日益成為一個鮮活的文化共同體。文學，尤其是傳記文學，因其真實性與敘事性，天然成為連接三地記憶、凝聚共同情感的重要紐帶。首屆粵港澳大灣區短篇傳記文學大賽的成功舉辦，已為我們點亮了前行的星火，它啟示我們：當廣州的學術沉澱、香港的國際視野、澳門的多元色彩以及灣區各城的蓬勃生機交匯融合，必將催生出更具時代質感、更富人文精神的傳記作品。

展望前路，我們當以更大的自覺與合力，推動傳記文學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其一，可共築創作與研究平台，定期舉辦灣區傳記文學論壇、作家工作坊，鼓勵題材互助、史料共享，尤其是對那些跨越地域的華人生命史進行協同挖掘與書寫。其二，加強出版與傳播合作，利用粵港兩地的出版資源與國際渠道，推動優秀傳記作品的雙向譯介與推廣，讓嶺南故事、灣區人物走向世界。其三，注重青年人才培养，通過徵文、獎掖、導師制等形式，吸引更多年輕作者投身傳記寫作，為這一事業注入新鮮血液與當代視角。

傳記文學是「為逝者代言，為生者立鏡」。英國史學家卡萊爾說：「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結晶。」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亦以《史記》樹立了人物紀傳的不朽典範。這都提醒我們，書寫生命，即是書寫時代；記錄個人，亦是在雕塑民族的精神群像。

讓我們以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會為新的起點，讓粵港的文學之手握得更緊，以傳為舟，穿越歷史的波濤；以記為光，照亮未來的航程。期待我們共同執筆，為大灣區書寫更多有筋骨、有血肉、有溫度的生命詩篇，讓每一個在時代中奮進的靈魂，都在文字中獲得永恆。

（本文為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啟動儀式暨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會致辭。）

#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六年一月號 總二十四期

## 卷首語

潘耀明  
以傳作舟 以記為光

## 特稿

3 肩負時代使命 凝聚灣區文心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  
啟動儀式暨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會  
7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徵稿啟事  
8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風長日短星蕭蕭——專訪胡燕青談唐詩

## 文化綠蔭

1 文潔華 李·米勒：人文關懷的女性攝影  
1 朱少璋 補遺的遺憾  
1 林中英 徐州的黃樓  
1 黃秀蓮 火劫後溫柔如水  
1 唐睿 隱密在靈魂的交響樂團——憶里斯本

## 萬花筒

1 麥樹堅 小被被，或皮皮  
2 陳德錦 花的聯想  
2 冷月 騙徒的技倆  
2 沈閔生 香港之夜  
3 魏琦 耳朵開合

3 湛雲 整理 首屆港台古代文學批評工作坊的跨界對話

2 周蜜蜜 新紀元的第一縷光

2 曾瑞明 乳海、草

2 李烈聲 紀念東江縱隊昔年袍澤二首（外一首）

## 學苑春秋

3 蒲葦、王芷茵、曾詠聰 〈師說師文〉情  
3 陳韋霖、馬樂悠、曾凱楠、謝聰霞 〈學府點滴〉情

## 新書訊

3 封面內頁 圖 林青霞臨齋白石於瓷板上 青霞園地  
3 封底內頁 文 林青霞 名家手跡（劉再復）

3 封底 詩、圖 萍 兒 天下無雙

19



8





由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主辦，香港作家聯會、澳門作家協會協辦，廣東眾愛健康集團冠名贊助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啟動儀式暨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會」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廣州舉行。上半場為賽事啟動儀式，潘耀明、馬瑩瑩、陳昆等九位嘉賓一同主持。下半場由周西籬會長主持年會，匯報年度會務，並進行簽約及頒獎環節。當日逾一百二十位來自粵港澳三地的文壇前輩、作家及學界代表共襄盛舉。

——編者

## 肩負時代使命 凝聚灣區文心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 傳記文學大賽啟動儀式暨廣東省傳記文學 學會二〇二五年會

冬日羊城，暖意融融，文心激蕩。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啟動儀式與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會在廣州相繼隆重舉行。來自粵港澳三地的文學名家、作家代表、學界嘉賓及各界人士一百二十多人齊聚一堂，共同見證灣區傳記文學事業的又一盛事，擘劃新時代廣東傳記文學高質量發展的嶄新藍圖。

### 以傳記之名 共答時代之問

活動上半場的啟動儀式由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譚健強擔任主持。他指出，繼首屆大賽成功舉辦並產生廣泛影響後，第二屆大賽的迅速啟航，體現了灣區傳記文學蓬勃的生命力與社會各界的殷切期待。本屆大賽榮幸地得到廣東眾愛健康集團的鼎力支持，冠名為「眾愛杯」，寓意文學源於眾人之愛、歸於眾人之福祉。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汪泉詳細介紹了本屆大賽的賽事規劃，標誌着新一輪文學徵集與創作的正式鳴鑼。

隨後，粵港澳三地的文學領軍人物相繼發表致辭，深刻闡釋了傳記文學在新時代、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獨特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啟動儀式嘉賓合照，左起為史水漢、潘耀明、馬瑩瑩、黃漢平、周西籬、陳昆、林堅明、陳碧英、汪泉。

青年人才培養，讓嶺南故事、灣區人物更好地走向世界。

澳門作家協會會長馬瑩瑩在分享中，則從澳門獨特的中西文化交融視角出發。她將澳門比喻為「一本打開的書」和「人類文明的實驗室」，認為澳門寫作者天然具備跨文化敘事的能力。她特別推崇短篇傳記大賽的意義，指出：「傳記不是冷冰冰的流水帳，它是有溫度的……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比任何說教都更能打動人心，也更能讓灣區的我們感到心與心的貼近。」她希望港澳作家能發揮「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如同「文化翻譯官」，創作出既能引發灣區同胞共鳴，又能讓世界讀者理解的優秀作品，向世界展現立體、溫暖、真實的中國形象。



價值與使命。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在題為「以傳作舟 以記為光」的致辭中，以詩意的語言強調了傳記文學穿越時空、燭照人性的力量。他指出：「傳記，是時間的琥珀，是生命的史詩。它銘記個人的足跡，更折射時代的波瀾。」潘耀明會長回顧了粵港兩地源遠流長的文脈聯繫與在傳記文學領域的豐碩成果，如《古大存傳》、《莊世平傳》等嶺南人物傳記已成為中國傳記文學寶庫中的重要篇章。他進一步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正成長為一個鮮活的文化共同體，而傳記文學因其真實性與敘事性，天然成為連接三地記憶、凝聚共同情感的重要紐帶。他呼籲共築創作研究平台、加強出版傳播合作、注重



大賽冠名方代表、廣東眾愛健康集團董事長、學會副會長史水漢表達了企業支持文化事業、踐行社會責任的初衷，祝願大賽圓滿成功。

廣東省作家協會原一級巡視員陳昆在致辭中，高屋建瓴地闡述了傳記文學在新時代的文化使命。他強調，傳記文學有着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大賽是「一次主動的文化應答」，旨在號召作家以短篇的凝練、傳記的真諦，共同回答「何以中國」、「何以灣區」、「何以廣東」的深沉時代之問。他對廣大創作者提出三點期望：一要心懷「國之大者」，堅持正確歷史觀，從嶺南文化、革命傳統、改革開放實踐中汲取養份，創作思想精深的傳世精品；二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戰略提供的創作富礦，讓大賽成為三地文化認同的黏合劑；三要勇於「文通四海」，深入生活，善用新的傳播手段，推動傳記文學跨界融合、破圈傳播。



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會長**周西籬**發表了題為「以

傳記之名，共繪人文灣區的心靈圖景」的主旨講話。她指出，第二屆大賽的啟動基於一個深刻認知：「時代的光芒，必須由無數具體而微小的生命聚攏而成。」她呼喚一種「向下沉潛，向上生長」的寫作姿態，鼓勵創作者將目光投向灣區沸騰

的生活現場和每一位無名奮鬥者，打撈「生命的金子」。她期待一種「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敘事視野，她說：今天的灣區敘事，理應具備天然的「雙語」甚至「多語」能力，既要有從《史記》傳統中走來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家筆意，敢於對複雜的歷史與人性進行辯證思考，也要有與國際對話的自覺，用具有人類共通情感的語言，講述獨一無二的中國故事、灣區故事。她強調，「眾愛杯」寓意着構建一個「情感共鳴，價值共建」的文學家園，期待激發全球華文作家的熱情，凝聚屬於大灣區人文共同體的「心靈史」與「精神譜系」。面對技術變革，她認為傳記文學更應回歸探索心靈的本真，「對抗精神的浮泛」，從流逝中搶奪記憶，從遺忘中拯救價值。

在熱烈的氣氛中，陳昆、潘耀明、馬瑩瑩、黃漢平、林堅明、陳碧英、周西籬、史水漢、汪泉九位嘉賓共同按下啟動鍵，宣告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正式揚帆起航。啟動儀式上還舉行了書畫作品贈送儀式，學會書畫委員會向香港、澳門合作方及冠名方贈送了精心創作的書畫作品，以志紀念。

## 深耕勃發結碩果 攜手共赴新篇章

活動下半場舉行了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二〇二五年年會。年會系統回顧了過去一年工作的情況，

展示了豐碩成果，並規劃了未來發展。

周西籬會長在年會講話中，以「深耕與勃發」定義二〇二五年。她深情回顧了學會一年來的跨越式發展：會員隊伍從換屆時的六十人壯大至近二百人，近五十位會員作家加入國家級作家協會；創作與研究成果斐然，大批作家、學者推出了有分量的傳記作品、理論著作或在高層次報刊發表佳作，題材涵蓋歷史人物、地域文化、非遺保護、網絡文學研究等多個領域；品牌活動「粵港澳大灣區短篇傳記大賽」影響力持續擴大；創作與翻譯基地、各專業委員會的建設扎實推進。

年會舉行了一系列重要儀式：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先後與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智媒發展有限公司、廣東省電影家協會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旨在整合資源，推動傳記文學與影視、戲劇、數字藝術等領域的深度融合與跨界傳播。會上，學會為七大專業委員會（創作、理論、事業發展、非遺、書畫、著作權保護、翻譯）的負責人正式頒發了聘書，並聘任了新的副秘書長，組織機構進一步完善。

各專業委員會負責人依次進行了年度述職，詳細彙報了在各自領域的探索、實踐與成果。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龍智敏宣讀了學會年度財務報告，體現了工作的規範與透明。

年會還對一年來取得突出成績的會員進行了表彰。汪泉副會長宣讀了表彰決定，分別授予吳長

青等十六人「年度創作成就獎」、李懿等十二人「年度貢獻獎」、薛炳妮等二十二名「年度優秀會員獎」。與會嘉賓為獲獎者頒發了證書。其間，還穿插了優美的長笛演奏和精彩的詩歌朗誦，為莊重的會議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氣息。

周西籬會長在最後的總結中，展望二〇二六年，將其定義為一場「深度的價值追尋」、「積極的跨界交響」和「溫暖的文學家園」構建之旅。她號召全體會員，以筆為炬，深耕時代，加強跨界合作，優化會員服務，共同照亮彼此，也照亮一段文明進步的進程。

## 文學的集結 文化的宣誓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的啟動與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年會的成功召開，不僅是一次文學的集結，更是一次文化的宣誓。它充分展現了粵港澳三地文學界攜手同心、廣續文脈、記錄時代、面向未來的堅定決心與蓬勃活力。在新的征程上，灣區傳記文學工作者必將以更敏銳的洞察、更深情的筆觸、更廣闊的視野，書寫大灣區波瀾壯闊的發展史詩與生動鮮活的生命故事，為建設人文灣區、繁榮社會主義文化貢獻不可或缺的文學力量。

（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供稿及供圖。）



##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 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徵稿啟事

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講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廣東故事，繁榮傳記文學創作，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眾愛杯」短篇傳記文學大賽徵集活動，面向全國（非原創類）、粵港澳大灣區作家和廣大傳記文學愛好者（原創類），徵集優秀短篇傳記文學作品。

一、主辦方 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

二、協辦方 香港作家聯會、澳門作家協會

三、贊助方 廣東眾愛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四、徵稿對象

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會員、粵港澳大灣區廣大作家和傳記文學愛好者。

五、徵稿內容

以時代視野、獨特視角、文學筆法書寫可歌可泣的人物或事件的短篇傳記作品，真實反映時代精神和文化內涵。

六、徵稿要求

（一）稿件須為原創短篇傳記作品，篇幅在六千至兩萬字為宜，內容真實，文責自負，勿一稿多投，未在任何媒體發表。

（二）徵集日期從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七、獎項設置

**特等獎五名**，面向全國，在徵稿期限內已經發表的原創類的短篇傳記，獎金三千元。

**原創類：一等獎二名**，獎金三千元；**二等獎五名**，獎金一千元；**優秀獎十名**，獎金五百元，並頒發獲獎證書，以上獎金均不含稅。

八、投稿事項

（一）徵文文稿以電子版文檔發送至郵箱：gdzjxh2022@126.com，標題備註「第二屆大灣區短篇傳記文學大賽投稿」。來稿要求 word 格式排版，三號仿宋，文末附作者簡介（一百五十字以內）、聯絡地址、郵箱、電話。

（二）獲獎作品經主辦單位專家推薦，可在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微信公眾號平台刊發；已經在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微信公眾號發表的短篇傳記作品可直接納入評審範圍。

（三）主辦單位對擬用稿件作必要修改，如有異議請在投稿時註明。

（四）來稿一經採用、評獎後支付獎金，不再另外付酬，版權歸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所有。

（廣東省傳記文學學會供稿）

香港著名詩人、作家胡燕青研讀唐詩半生，唐詩亦是她最重要的文學養份，最近出版普及讀物《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力求帶大家進入唐詩的世界，細味詩人的心情，感受詩歌的美。藉此機緣，特約記者與胡燕青做了專訪，進行多角度發掘了解，包括對李賀的重新解讀、多位詩人的另一面、好詩的標準、新詩唐詩技巧怎樣吸收轉化等，可謂別出心裁、眼界大開。——編者

## 風長日短星蕭蕭 ——專訪胡燕青談唐詩

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 唐代詩人冠軍李賀

李浩榮（以下簡稱「李」）：《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裏，論李賀的有三個章節，是全書之冠，比杜甫還要多。您的碩士論文是研究李賀，能請您談談當時的學習和研究嗎？二十世紀下半葉，港台文壇有一段時間十分推崇李賀超現實主義的詩風，這點您反而沒有怎麼提及，為什麼呢？

胡燕青（以下簡稱「胡」）：你問得很好。其實我寫杜甫的篇幅更多，後來我和出版社覺得書太厚不好，全書目前「減磅」五分之一，是不想嚇怕中學生。我們抽起了兩篇長稿，其中一篇是寫杜甫的，當年他和另外四位詩人登上今日西安的大雁塔一起寫了詩，惜五詩僅存四首，這篇文章就是比較那四首詩的，但集中寫杜甫。日後有機會，我會將之放另一書裏。



香港著名詩人、作家胡燕青。

我研讀李賀，是因為喜歡他。我的指導老師是羅忼烈教授。他本  
想我研讀李清照的，但她非我心所愛。那時我把李賀的詩讀來讀去，  
也讀了不少寫他  
的論文，但仍然  
不太能掌握學術  
界裏深受樸學影  
響的論文寫法，  
覺得這種寫法不  
夠「爽」，不能  
暢所欲言。到最  
後，我還是用  
自己喜歡的比較



胡燕青新著《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

感性的文字來表達個人對李賀的真心看法，這碩士論文結果寫了十萬字。多年後港大通知我，那論文獲得優秀論文的獎項，讓我很開心。

當時，使內地、港、台群眾都喜歡上李賀詩的有兩個人。他們影響力極大。一位是毛澤東，他自己的詩裏有引用李賀名句的，例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唱雄雞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其中化用了李賀的「雄雞一聲天下白」等都是例子。而台灣那邊的大詩人余光中教授早年也寫過〈象牙塔到白玉樓〉（《逍遙遊》），台北：文星，一九六五年）一文，深深吸引着我。李賀的生命很悲苦，命運使他無法不以不正常的高速成熟，繼而寫出他那些千古傳誦的、對天地時間的質疑聲音。所謂超現實主義，與李賀有何關係？對他而言，這些想像空間都是他扭曲了的

現實。他的詩其實和日常生活相關的也很多，只不過他的想像力比別人好，很年輕就能做到韓愈的「惟陳言之務去」而已，死亡已在眼前了，寫幽冥世界的多一點，也很「現實」。

李：李賀早夭，論李賀那章裏您提到，若以二十七歲為截止年齡，李賀當是唐代詩人的冠軍。我們都聽過李賀騎驢覓詩的故事，為寫詩費煞苦心，那麼李賀算不算是天才型詩人？另，唐代詩人之中，有沒有哪一位本是資質平庸，經過後天的磨練而成為大詩家？

胡：你的問題是李賀算不算天才型詩人，這真是個可愛的問題。我無法回答「不算」，但唐代哪個著名的詩人不是天才型的呢？一切都只是相對而言。李賀、李商隱比較早熟，這一點我相當肯定。然而這也是生活艱苦所致。王勃於二十六歲早夭，也很有才華，可是，他小時的生活就寫意多了，考慮的事情也不會像二李那麼深。但這些詩人，差不多每個都知道苦讀的重要，這當然包括王勃。（與元九書）裏白居易說自己如何讀書，其艱苦程度也真嚇壞人。當年考「*ce*」之前的兩個月，也未試過這樣「苦」。

### 好詩必須「感人」

李：書裏您評李白〈贈汪倫〉，認為是一首平

庸之作。詩的優劣當以什麼標準去評判？

胡：我文中有一個小標題，叫做「李白對李白」，目的就是想讓讀者知道若拿這首詩和李白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較，〈贈汪倫〉是比較平庸的。「詩的優劣當以什麼標準去評判？」這是很難回答的大問題，光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寫一本書。如果在很多標準中硬要選一個必不可少的，我會說好詩必須「感人」。千古傳誦之作，莫不如此。我在《唐代心情——唐詩閱讀與欣賞》中選的詩，全都先能感動我。唐代大家，沒有一個不是文字藝術的高手，這一點，反倒不必詳論了——這是基本條件吧？

李：論王維那一章，您讚賞王維是內功高手，而李白則外功上乘。「內功」究竟是指什麼？

胡：這也是相對而論的。李白對強大事物反應也很強大。例如月亮、酒、江水、離別、對仙道的嚮往、對受肯定的追求等等都是。他的氣場大家都感受得到。他筆下的宏大信念和前進氣勢，同樣需要天地的遼闊來引發。他的浪漫和天地的巨流絕無違和感，大起大落，如同海嘯。即使在哀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之時，他的心情還是呼嘯而「出」的。「兩岸青山相對出」——他的生命總是一壺又一壺，一山接一山，一水連一水的。動作最小的一次，算是「玲瓏望秋月」吧。但這個「望」字還真是用得快、狠、準，咬住不放的感覺十分強烈。

至於王維，則也有力大無窮的時刻。在寧夏黃河旁邊的山上，有一個王維的塑像，旁邊寫了他兩句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論寬度，王維能寬。不過無論他視野怎麼寬闊，他都很安靜。「白雲回望合，青靄入看無」的動作同樣是滲透式的，像靈修，像發呆，像剛從睡夢中醒轉，他聽見微細的聲音，連花瓣墜落的氣流和着地之聲也不例外。他寫「月出驚山鳥」。即使用上了「驚」字，那種寧靜還能最終浮到面上來。

李：鍾嶸《詩品》認為抒情詩寫景當以即目所見為貴，寫景若用典則不不予人隔膜之感。您評杜牧時選了他的〈早雁〉，此詩第三、四句寫景之語便用上了「金銅仙人」與「陳皇后」的典故，頗得您的欣賞。寫景時用典，該如何處理，才算高妙呢？

胡：用典用故，是詩人永恆的誘惑，因此，我們只須談論他是否用得好的。在唐代，杜牧的目標讀者也許不像我們那樣，讀詩時總須要查很多書，也許當年的讀者是一看就懂得他在說什麼。因此，衡量該典該故用得是否用得恰當，才是最重要的。杜牧寫的是走難的同胞，他用宮闕之中求長生、求榮寵的操作來做孤雁（難民）的背景，對照出宮廷內外的追求，十分有感染力，再合適不過。

李：對於唐代的大詩人，後世不乏批評，如



「(孟)郊寒」、(白)居易」俗」，又如批李商隱詩用典過多、隱晦難懂，而韓愈則追求奇險，但您在評析上列的大詩人時，都沒有標出他們有這些的問題。您是否不認同這些評價？

胡：我選的詩，其實真有點對這些說法的反叛。書裏這些詩，很多都不是按照其為人詬病之處選用的，反之，我想讀者看到他們的另一面。批評是很容易的，對嗎？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古代批評家提及的這些缺點(尤其同意白居易的「俗」)，而是想指出他們不止於如此，故都成了大詩人。韓愈的(落齒)是最明顯的。如果用典不好，通俗不好，奇險不好，寫得明明白白的不好，深藏不露的更不好，詩的道路豈非十分狹窄？白居易的俗是為了貫徹他的文學觀念，但他的雅，年輕讀者好像不十分掌握。所以，我在「多讀一兩首」的部分才提出(錢塘湖春行)而不是(秦中吟)。說到底，我就每個詩人才說了那麼一兩首，難道可以隨便一概而論嗎？即使古人那些都是已經建立的評價，我還是想說自己想到的。

### 學習古代詩人的想像、觀察

李：論柳宗元那一節，您談到余光中的散文與柳詩在技巧上相似之處。若以寫作新詩而論，閱讀唐詩時，我們可以怎樣吸收、轉化當中的技巧？有什麼地方該學？有什麼地方不該模仿？

胡：我的建議是學習古代詩人想像的方向，而不是其格律、押韻或步調。柳宗元的詩現在能讀到的較少，但從他寫作的幅度看，我們可以肯定他有非常深刻的情懷和寫作視野。柳宗元和余光中的寫作溫度和語速，其實是很不同的，但這首(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放飛思緒的方向卻特別相像，例如看山、思鄉、山猶如牙齒的尖與劍芒的鋒利、分身為多人的想法都一樣。如果說余光中教授沒受過這首詩影響，那我只能說他們的想像力和審美驚人地相似了。

讀詩之後寫詩，不能生硬地學，或逐句學。多讀、消化了，寫作之人喜愛的古人風格自然會從作品中流露出來。我覺得自己要學習的地方是詩人的觀察方法，而不是句法。聞一多說可以用格律做自己的腳鐐，戴着來跳舞才顯出功夫。但寫詩不是在顯工夫，而是表達自己的感情和看法。Poets are not trying to impress. They try to express. 他寫得最好的詩，例如(奇蹟)，就沒有戴着腳鐐寫。

李：論李商隱那一章，您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義山是巴洛克詩人。從相同角度，唐詩與英美詩，還有沒有什麼可比較的地方？

胡：唐詩和英文詩，其實很難比較。首先，唐代始於西元六一八年，那時英語還未成形。不過，李商隱和李賀的作品，確實有濃厚巴洛克色彩，夾

在兩人中間的最主要詩人杜牧卻沒有。因此，這可能不是時代的產物。我比較相信那是性格使然。

唐詩和英詩，可比之處不多，這也許是文化的問題。英詩很受基督教和希臘文化影響，唐詩則充滿儒道釋的價值觀。唐代完了，中國人去發展別的文類，英詩這時才以讀不懂的古典英語出現，故語言上的比較兩者可謂無從入手。如果還有可比的內容主題，應是對大自然的閱讀和對愛情的反應，這可能是最近人情的了。

李：您近年到各地旅遊，寫了不少的遊記文章。有沒有一些到中國大陸旅行的經驗，會有助於您對唐詩的理解？

胡：我有時也會專門到詩創作的「現場」去看，例如去威爾斯追蹤 R. S. Thomas 的腳印。不過，

大都很失望。上次到西安，我特意走上大雁塔最高處去看杜甫、岑參、高適等五人鬥詩的遺跡。一點都沒有了。去看陽關，要舉頭遠望才看見那麼一小點。杜甫的草堂是去過的，但不知草木是否原來的。那些品種了。李白的白帝城早給三峽大壩的水利工程淹沒了。幸好黃河還在流動，長江還在拐彎，岑參的雕像還在吐魯番的小博物館裏默默地站着；可喜韓愈的潮州，城頭有個介紹他的小館子，廣濟橋的浮舟，仍每日按時開合。金陵的荒涼，已經給今日再度繁華的南京取代。讀詩，還是得用點想像力，回到唐代的處境裏去讀，大概這才會看到劉禹錫筆下的「真國色」。

（本文圖片由李浩榮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本刊特約記者、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 新紀元的第一縷光

### 周蜜蜜

禮花在夜空鋪開時  
我們正辨認光的掌紋  
青銅鼎的褶皺裏  
岷江仍在搬運那年的月光  
迷彩服的影子嵌進斷橋裂縫  
方艙的防護鏡上  
星群正凝結成鹽粒

地動儀沉默的夜晚  
嬰兒的啼哭啄開瓦礫  
通信基站從颱風眼伸出觸鬚  
在雲端繡出平安的符咒  
洪峰退去的河床  
稻穗把陽光釀成琥珀

衛星的銀線在縫合雲絮  
AI 正將竹簡上的蟲洞  
譯成銀河的省略號  
我們是鼎腹裏翻滾的鋼水  
在冷卻時長出年輪  
在烈焰中獲得  
透明如蟬翼的堅硬

即便雷暴要重寫天空的配方  
每粒塵埃都記得抗震的密碼  
當新紀元的第一縷光  
開始打磨紀念碑的稜角  
所有名字都在融化  
匯入地平線上那道  
發燙的金屬河流

（作者為香港作家。）



說米勒是個奇女子是相當恰當的。她跨步於性別的藩籬，懶理他人對模特兒和嫁入豪門的歧視，並進入了戰場，拍攝倫敦的頹垣敗瓦和貧窮，給英人留下了在鎮壓下的二戰紀錄。

## 李·米勒：人文關懷的女性攝影



文潔華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人文學講座教授

當下，倫敦的Tate Britain美術館正舉行攝影師李·米勒（Lee Miller）的回顧展，規模前所未有。甫進場便見米勒的個人巨照，年輕、活潑、自信、時髦。我認真地駐足展場，上了一堂關於戰爭與女性攝影的課，同時認識了米勒與當時超現實主義及達達主義藝術家們的關係。

他們一同活躍於二十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經歷了精英式的現代藝術圈生活，以及二戰的流徙過程。米勒（一九〇七—一九七七）七十年的人生，是



李·米勒的個人巨照，年輕、活潑、自信、時髦。  
（文潔華攝）

一個曲折及多彩多姿的旅程，其間有虛榮、熱熾的愛情，過渡性的婚姻以及英烈的戰爭與生存的故事。展覽把米勒的創作分成六個主題。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她由美國時尚模特兒融入超現實主義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嫁給一個埃及裔商人，她的攝影，展現了她在開羅生活的風景，富裕的條件任她捕捉罕見的影像，同時給人們對埃及的想像，注入了詩意。米勒的人生當然不止於此。婚姻是預期的短暫，這位美國人移居至二戰的歐洲，以攝影報道了不同集中營的境況。米勒穿梭於戰區與平民的生活圈，一面以攝影記者的身份工作，一面展現真實的紀錄但以藝術的手法經營，再現殘酷和無奈、戰爭與生存。

展覽的策展人為Emma Tonolow，她有意地把米勒的作品，置身於真實歷史與藝術運動的並行發展當中，而又輕輕地着墨於一般人對米勒私人生活和情史

的關注。言下之意：米勒不只是個觸目的性感的時尚人物，她其實也同時是個極能把重要的歷史事件和道德課題，以獨特的歷史目光，勇敢而批判地再現人前的人文攝影師。

於是展覽的其中一個主題為「超越繆思」，聚焦於米勒的自主性與決心。寫她由年輕的不羈，踏入生命中對他人的關懷而表現沉重。米勒在戰後，繼續攝影藝術的肖像領域，與亨利·摩爾及野口勇等合作。其實米勒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早就進行自我肖像的攝影，其中一幅把自己的裸體擺置如維納斯女神像，只見身軀，不見臉首和肢體。於此，展覽亦有提及米勒跟超現實主義先鋒曼·雷(Mans Ray)的瘋狂事跡。他倆率性盡情地一起生活和創作，彼此把對方的肉身寫入影像，並爭持自己才是攝影底片再曝光藝術的首創者。緣盡後兩人各走各路，並有新的生活伴侶，但亦再見情誼，米勒一直關心曼雷和其他的人。米勒的豪邁與真性情，造就了她的攝影，始終有着一份與真實的美感距離。

說米勒是個奇女子是相當恰當的。她跨步於性別的藩籬，憑她年輕可人兒的身段和態度，懶理他人對模特兒和嫁入豪門的歧視，並進入了戰場。展覽中她憑美國時尚雜誌攝影的身份，拍攝倫敦的頹垣敗瓦和貧窮，槍林彈雨堅持留守在英國，給英人留下了在鎮壓下的二戰紀錄。展覽展出了過二百件未公開過的印刷作品、檔案資料與文獻，間以米勒的攝影及私人照片，順時序呈現她的生活文化圈與創作旅程，同時

寫出了一個澎湃的時代。

## 補遺的遺憾

一虧可和補。山九功為。字，殊為可惜。看來寫詩與人生——總有遺憾。



朱少璋  
香港作家

補遺真不容易，總有遺憾。

二〇二一年為周棄子的作品做補遺，工作重點是搜輯周氏渡海赴台前的作品。《艤舟集——周棄子渡海前詩文百篇》出版後滿意了好一陣子，不久卻又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的《民報》上檢到兩尾漏網之魚——兩首題為〈曼殊上人墓下作〉的七律。一九三五年曼殊墓塔尚在孤山之陰，未遷未毀；翌年柳亞子發起重修墓塔，事未成。

蘇曼殊和周棄子都是我極喜歡的詩人。曼殊三十四歲圓寂，周棄子二十三歲弔墓題詩。兩位詩人一生一死一僧一俗，在抽離的時空定格中，兩位在「當時」都算得上年輕。念大專時期我對曼殊已非常着迷，他的詩我倒背如流，隨筆信札都細細誦玩味，連後來的碩士論文都以蘇詩為題。那時我正好與



克「水」寓意，故名「黃樓」。當百姓在高歌歡舞慶祝古城重生時，蘇軾接到被調離徐州的詔書。他乘一葉扁舟，飄然離開這裏休戚與共的民眾。「天涯流落思無窮。……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江城子·別徐州》）我的淚水溢過剛被冷雨濡濕的眼簾。



《彭城風華》是中國首部大型湖島實景沉浸式夜間演出，在江蘇徐州雲龍湖舉行，以蘇軾在徐州的故事為主線，結合水上遊船、光影、戲劇與科技，讓觀眾在湖光山色中體驗蘇東坡的文化與徐州歷史風情。（林中英提供）

九百多年裏，黃樓屢毀屢建，還曾遷址，歷次重建，都保留着雙層飛檐、平台圍欄。今天的黃樓，周邊擴建成黃樓公園。黃樓作為徐州的一個文化景觀，其規模雖然不大，但見證蘇軾不僅是文采曠世的北宋文壇領袖，更是勤政愛民、具幹練之才的行政官員；又是後世驅除水患的平安象徵，其精神價值永恆地激勵後人。當年黃樓落成後，蘇軾曾在此舉行過重陽之會和鹿鳴之宴，先後邀請知交摯友三十餘、士子百人同登黃樓，吟詩作賦，名篇赫赫，結集成書留世，千年文脈蜿蜒，不禁讓人為徐州稱羨、欣幸。

蘇軾一生輾轉各地為官，做過十五個地方的官

員，三貶三遷的仕途如坐過山車。晚年他以〈自題金山畫像〉作出人生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個流放之地，一個比一個環境惡劣，薪俸低微，沒有簽署、決策權，卻擅於化解個人困境，還依然關心民瘼，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和影響力去為民解困。蘇軾活在谷底，處江湖之遠，卻活出人生高境界，他留下很多故事，有關於他的學問、理想抱負、才幹，他的個性、情趣、人格模式，為人津津樂道，雅俗共賞。欣賞過諸般情態的蘇軾塑像，莊重的、堅毅的、磊落曠達瀟灑的、深情的、親民的，心裏冒出的總是「這老頭，真可愛。」

◎

## 火劫後溫柔如水



黃秀蓮  
香港作家

人烈港不的水  
絕熊起了傷如  
慘而燒心底柔  
劫，然燃藏愛幸  
火震，卻潛人愛者

事情發生在大埔宏福苑火劫之後第三天。

午後外出，要穿過商場才轉入地鐵站，怎知在店舖門外，突然腳下一滑，跌倒地上。我痛得「哎喲」



叫了一聲，想爬起來，旁人已經搶上前在右邊扶起，痛在左側，竟然撐不起來，左邊也有人及時來扶。幾雙手幾把聲音圍拱着我，眼神關切，聲調溫柔。當時痛楚，痛得沒留意扶起我的是男還是女，痛得好像沒有跟好心人道謝。

待回過神，不禁問為什麼會跌倒？低頭打量那光滑的大塊瓷磚，原來有好幾滴水，給燈光映照得整然。幾滴水，一星火，「禍患常積於忽微」。接着商場幾個職員趕過來，端來椅子，圍了屏風，問候傷勢，「有沒有撞傷頭？頭暈不暈？」更拍下地上水點，建議召救護車。直覺那種痛是肌肉痛，不致於斷骨吧，我略為猶疑，想起自己有骨質疏鬆之症，便點頭同意。不到十分鐘，擔架床推來，救護員先細心叫我提腿、伸直、屈曲，安慰幾句，便把我托上擔架床。每到轉折點，都有不同職員在等候、引路，直至推出商場玻璃大門，目送我上車，最後一位領路的職員才離開。兩支團隊默契十足下各就各位，可見早已訓練有素，慣於恆常有序地執行，可是我這受傷者在一程風雨間的確有感於懷：火災正催化着一股暖流，汨汨然向需要愛的地方流去。

車上年輕救護員替我穿臂帶量血壓，竟脈息全無，原來臂帶戴錯了，奇怪了，這是最簡單的基本動作呀。也許他曾負責運載火災的死傷者，慘情把歷練不足的年輕人嚇得魂魄不全，此刻仍心神不定。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的急症室，往常總是黑壓壓的滿是人，今天人流驟減，想是明白到此際水深火熱，寧

願盡量看私家，好減輕醫護壓力。從分流站的資深護士，到診症那青嫩的醫生，再而X光房然後藥房，人的愛心指數都拔高幾度。

我只是皮外輕傷，左腿青紫瘀黑了一片，本無足道，但事發在火災餘燼猶在，全城傷痛，忍淚含悲，於是個人經歷便跟城市憂患相連了。意外猝來，變生不測，往往只在一剎那。從跌倒至扶起，倏忽之間素昧平生的路人立刻飛身來扶助，迅速得簡直反射動作一樣，毋須考慮，救人要緊，救人要緊！火劫之後香港人對他人的苦痛顯得特別憐憫。

火劫，慘絕人寰，然而熊熊烈火卻燃燒起了港人潛藏心底的仁愛，對受傷者不幸者溫柔如水的仁愛。

## 隱密在靈魂的 交響樂團

——憶里斯本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  
創作系副教授

整個城市都在她的進  
納我們以她的滲進  
一切形式的生命。的  
我「我們是隱密的你  
交響樂團」，你  
說。

曾經說過，要列一張清單，把里斯本的人物，素描進去。

記下那周日還在上班，因看到我們一臉無助，就從閉門的票務所出來，協助我們的票務員。她在售票機前等待，等我們把鈔票換成角子，等待我們——兩個旅人，學會使用那台售票機充值，好讓我們，不至於白走，這趟跨越了一萬公里的旅程。

當記下那位，在地圖上，畫下標記的車站售票員。她以筆尖，將我們從里斯本，引領到一個小鎮，參觀一座皇宮，再到 Sintra，造訪山上那座夢幻的宮殿，並在黃昏終結前的一刻，趕上末班公車，來到 Cabo da Roca，站在歐洲最西邊的岬角，拍一張只有我倆，和天涯的合照。

如果我們也像，那些大意的旅人，我們就會錯過，Ferreira de Castro 的故居。可我們卻看見，那孤獨的年輕看館人，焦躁的眼睛裏，好像有什麼關切的訊息，想要告訴我們。於是，我們來到了作家的書房，一間明淨的房間，一間好像在等待着某位摯友的房间。主人彷彿只是暫時離開，到樓下找一根煙，或一本書，然後偷偷，放在陳列櫃裏，好讓我們認出，展品插圖裏的羊群，和積雪，並讓我想起，放在我香港書架上，那本稱作《羊毛與雪》的小說。那年，我從澳門葡文書店的架子上將它取下，插進自己的書架，轉過身來，就看到身後的山上，一隊羊群，搖着頸上的銅鈴，在風雪中匍匐行進。你曾經來叩過我的門吧？只是我不認得你的面，但我還是讓你，走進我靈魂的大廳，一如那帶着四個影子來叩門的怪人。

是的，該稱呼你作 Alvaro de Campos、Ricardo Reis、Bernardo Soares，還是 Alberto Caeiro 呢？我實在記不全，你所有的名字。幸好，由你故居改建而成的紀念圖書館，始終沿用你 Fernando Pessoa（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本名，否則我們恐怕難以在那冷冷清清，還有半個多小時就閉館的黃昏，找到你的故居。

你介紹了兩位職員和一個老門衛給我們認識。而如果我沒想到，要在買下的書上，請他們為我，蓋下那個刻着你頭像的印章，我想我是不會拍到那幾幀，人們按着你的手跡，塗在你後院的簽名。好幾年，你帶着四個影子和你的公事包，以你一貫平凡的文員形象，來到我的門前叩門。我把你迎進我的大廳，給你倒了一杯咖啡，然後細讀你從你公事包裏抽出來的《惶然錄》。我沉迷地念着，和你以蹙腳的葡萄牙文聊着，一如，我在你的故居，費勁地和兩位職員交流，直到閉館一樣。

整個城市都在接納我們，以她的一切形式，滲進我們的生命。

「我靈是隱密的交響樂團」，你說。

☹



為搜購後備小被被，女兒才願意三番四次跟我出門。一邊聽她訴苦，一邊浮現以往她摟住皮皮赤足跑來歡迎我歸家的情景。那條七成似的後備小被被，要經歷或長或短的日子才知道能否養成「皮皮二代目」。我願跟時間對賭……

## 小被被，或皮皮

麥樹堅

女兒出生後的春末夏初，外母來訪時帶來兩條薄薄的毛巾，說何需破費買百貨公司巧立名目的昂貴嬰兒被，用毛巾蓋着就是——語句不含「將就」、「勉強」等退而求其次的詞彙。揣摩外母的語氣，似凡事以實用為先，不贊成我們太寶貝孩子。後來恍然這是經驗之談，毛巾髒了浸溫水輕輕搓洗，於乾燥的大晴天，晾起來半天就乾透。市面毛巾的尺寸、質料繁多，外母帶來的是洗髮後用的抹頭巾，對摺後剛好蓋住嬰兒胸口以下的身體。女兒睡覺時雙手多數放在

毛巾上，偶然有些聲響（譬如鄰居大力拉鐵閘、家貓碰跌物件、汽車響號），女兒身體一抖，五官緊皺即將轉醒，此時多肉的小手若能觸摸毛巾，通常就很容易就重新放鬆。及後學懂步行，女兒終日與毛巾為伴，我們愈是嚴肅勸喻（被子該放在床上），她愈是作對，摟着、拽着、擔着它在屋裏跑。自此毛巾得名小被被，暱稱皮皮。當年雖知道《花生漫畫》有個角色叫「Jus Van Belt」（奈勒斯，露西的弟弟），但未有聯想到安撫巾與安全毯現象而未雨綢繆，種下十年後的奔波折騰。

粗心大意的女兒，某些時候對好些事情竟比常人堅執。於是即管碰碰運氣，我們踏入食環署轄下乾貨檔位較多的舊式街市，即荃灣楊屋道街市、牛頭角街市……賣布鞋、襪褲、內衣、毛巾的檔位在樓上，即使樓下濕貨區人頭湧湧、叫賣聲不絕，此處空無一人，冷冷清清。巷子被白光燈照得寥落分明，我們趨近檔位，檔主才從底下鑽出來或小跑回來問：「隨便睇下，想搵啲咩？」我們戴住口罩依然努力賠笑，快速掃視檔位的貨物，驟眼看看若不合意，便加快腳步離開，否則很難招架檔主的熱情，和完成一宗交易的焦急。

其實孩子未滿周歲，我們已閃過多買幾條備用小被被的念頭。毛巾的花紋不普遍，謙恭地向外母請教，方知道是特價貨尾（一百元三條的貨色），估計

產品已絕跡市面。妻子愛清潔，一直以來，兩條小被被約莫每周洗一次，即已洗了五百遍。由最初放進洗衣機與其他衣物混洗，到放入幼網洗衣袋用呵護模式洗，小被被的棉纖維還是無可避免鬆弛、折斷，整體變灰、變薄，有些地方起毛粒，簡言之再小心翼翼，它爛掉的結局還是指日可待。要是女兒捨得放手，我可毫不吝嗇買個密氣透明膠盒，珍而重之載好小被被供奉。回顧疫症流行期間，小被被功不可沒：女兒終日困在家裏侷促不安，多虧它才能緩解無盡的煩悶和焦躁，支撐着上半年網課。對注意力不足的孩子來說，觸摸慰藉物，情緒會比較穩定，分析、組織、記憶的表現比在教室好。

那天在牛頭角街市乾貨區，我們執行三大選購標準：花紋、尺寸、手感。女兒已事先妥協，花紋相似的也願意接受；尺寸與小被被相近則需耐心尋覓。至於手感，我是毫無概念，只好由女兒親手鑑定。縱使觸摸毛巾是判斷厚薄粗幼的必要動作，絕無惡意，但檔主未必歡迎，他們會更殷切追問：「洗面定抹身？要厚定薄？淨色定點？」我們點着低垂的頭，不答話便離去。結局是：有通過首兩項標準的毛巾（剛巧也是抹頭巾），但手感不似。我細聲提醒女兒，皮已洗舊，如今買新的，需要估算它洗濯百遍後的狀況。女兒揚起眉毛眨眼，對一個十歲出頭的丫頭來說，這種估算難免空泛，而我也不能勉強看得上眼

的毛巾洗滌、晾曬後質料有何變化。

無功而還。

離開街市時，記起外國有則新聞：二〇一六年，患自閉症的十四歲英國少年 Ben Carter，長期使用的 Tommee Tippee 藍色雙耳水杯破損了，父親 Marc 於網上發起徵求這款停產水杯的行動，不介意是二手物品。事件引起製造商關注，總部旋即聯絡全球各地分公司查找存貨。最終在某倉庫尋出模具，廠方特意開機生產五百個藍色雙耳水杯，慷慨慨交予 Marc……我解讀這則新聞的重點是，若 Marc 早知這隻水杯如此重要，當初應該多買十隻八隻。

長輩帶小孩比較豪邁、放任，只要不受傷，面子往往不在顧慮之列。外母幫忙帶孩子的時期，容許女兒狀若逗弄兔子、小貓那樣帶小被被外出，故此女兒合不攏嘴，露出兩顆小門牙，逢人都誇讚她可愛。外母放假，女兒照舊想隨身帶皮皮出門，她早知道我們不答允，仍反覆通過央求、耍賴、裝哭等手段嘗試。我們跟女兒講事實：皮皮弄污會很可憐，污漬未必能夠洗掉（而不是抱住皮皮外出很丟臉）。女兒學會權衡輕重，從此皮皮留家休息。

舊式街市乾貨區沒有着落，便趁歲晚百貨公司特別熱鬧、員工特別忙碌，在家品部挑選毛巾而不要善意的騷擾。來自日本、越南、美國等地的毛巾紛陳，女兒興致勃勃，放肆地用指尖逐疊毛巾測試，篩選最



接近皮皮的。我緊隨其後，每當她用較長時間、認真地反覆摩挲，便詢問類近的成數，再依高低排列候選毛巾。最終買下來的，論花紋和顏色與皮皮僅七成相似，觸感更要洗過一定次數才有分曉，但總算是個機會。日語稱小被被為安心毛巾，乃集視覺、觸覺和嗅覺於一身的安慰。不敢恭維的氣味才是最難逾越的攔阻：女兒睡覺時固然摟住皮皮，日間把它當頭巾、圍巾、披風等用；讀書時皮皮像黏人的小貓蜷伏膝上，觀看電視節目時皮皮則是小毛毯。經年累月，皮皮的纖維吸飽洗衣粉、柔順劑的化學氣味，還附帶女兒成長的故事，以涕泗、唾液、汗水甚至血（譬如咬破嘴皮）的形式記錄下來。近年我急於物色備用小被被，正是頻頻發現女兒把皮皮捲作一團，湊近鼻孔用力吸——吸——吸。

嚴令不准帶小被被出街，不等於認為它必須缺席女兒的生活。戒掉與否由她自行決定，而尋找後備小被被不表示助長沉溺，因它可以還原為抹頭巾、擦腳布。身邊一些從事圖像、影像創作的友人，工作桌或乾淨或凌亂，桌面總有某件小物實為信念的圖騰，支撐着他們捱過長期的疲累不堪。人會自覺或不自覺對物件注入意義，在無傷高雅的情況下，何必要發動至高無上的潔癖呢？據聞米高佐敦成為職業球員後，上場時外面是芝加哥公牛隊的短褲，裏面是母校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球褲。

英語讀本之中，女兒最喜歡《葛瑞的囧日記》，

經常提着曼尼這個角色，因為曼尼整天攬住小被被——它的下場是分解為幾撮毛線。

舊得快要破爛的毛巾竟帶給我幸福的困擾，此時此刻，要及時多「培育」幾條小被被，別在意可能徒勞無功。恐怕女兒長大後出國旅行、公幹，行李箱也放着皮皮。

為搜購後備小被被，女兒才願意三番四次跟我出門。途中為緩和氣氛，她願意回應一下關心，聊聊學校的遭遇，例如午餐飯盒的款式和味道、課後活動的奇怪安排、頑皮的同學有什麼外號……而消毒搓手液卡通瓶套被盜，她知道小偷是誰，但礙於證據不足無法追究。一邊聽她訴苦，一邊浮現以往她摟住皮皮赤足跑來歡迎我歸家的情景。老態初現的我，記性倒退（常常把護髮素喚作柔順劑），老花眼看字諸多不便（「元貝」看成「玩具」，*nestle* 看成 *net*），膝關節經受不起步行半日的折騰，有感某些事情得趁早辦、盡快做。

那條七成似的後備小被被，要經歷或長或短的日子才知道能否養成「皮皮二代目」。我願跟時間對賭，改天再去百貨公司家品部購入同款毛巾，且繼續物色有望「栽培」為皮皮的布織物。

（作者為香港作家、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一級講師。）



感政向的一授子新  
 時許多百合正循環的  
 這許多百合正循環的  
 覺，這許多百合正循環的  
 人常在？一朵花就是  
 粉，雌蕊產卵，埋在地  
 形的生命展開……

## 花的聯想

陳德錦

要是有人被問到：「假使能再活一次，你想活得怎樣？」大概也有人這樣回答：「能回到年輕時代是最好不過了，一切思想感受都是新鮮的！」又或者：「把以往的快樂時光點點滴滴串連起來，那便美妙了，」別像今世就夠，放空自己，這輩子活得夠累了！」

回答的人沒想過，再活一次，是要抹掉前一次的記憶，不管你活得精彩或活得灰暗，而不是拿此實際遇作比較，加進減出。有了這前提，回答的人失去參照，就顯得口是心非：「要做點慈善工作」、「平淡知足過日子」，或者浮誇虛妄如「無疾而多財」、「有華屋良田美妾驕兒」之類。難以徵信，離題越遠了。

認真思考：人生於世，不由人選擇何時出世、落籍何家。呱呱墜地一刻，竟或戰火圍城，未得天年，已離塵別土。或雖生於優裕之家，卻體弱多病，了無

生趣。至於橫遭奇禍、偶逢災劫，亦非罕見；又或落在困局之中，問天無語，空負七尺之軀。

即使一生順遂，樂得天年，畢竟也如哲學家所謂：「你不能再次踏足同一條河流。」走到生命盡頭時實在也無法再次踏足。回到先前的問題：若能再生，你將如何措置？有趣地，答案幾乎是「無可奉告」。因為生命若是生命，只有變易，而無恆久，那我怎可以肯定告訴你將會怎樣活法？在人生這次逆旅上，有那麼多不確定因素擺在前頭，瞬息萬變，沒什麼能維持不變。連肌骨老化也不由自己掌控，那我怎可以要求常保健壯不衰老？當人生要結束，那怕活足一百二十載，終於都要落幕，念多少經、燒多少冥紙、唱多少遍安息禮聖詩，都不能使睡去者醒過來。

我很奇怪自小老師為何沒教我們「生死哲學」。由呱呱墜地一剎那我們就不斷接近死亡，而世上絕大部分人到老也不知死亡對自己有什麼意義。學校教我們自然，教我們體育，教我們藝術，教我們處世修身，竟然沒教曉我們生存於世所常聽聞、所困惑、所恐懼的一件事，一個比「仁義禮智」更 fundamental，真正的大哉問。

不是說生活不重要，但假如生活僅是走過場、瞎混一通，博得了好聲名而自感滿意，那麼這生活的全部就只是一套又一套制服，給每個人穿上，人人合乎規格，運作靈活如機器便可。但在不可預測的一刻，這機器停頓下來，一切不再屬你所有，這身體，這經驗，這世上你看過、碰觸過、擁有過的一切。擺



## 乳海、草

曾瑞明

### 乳海

聽了兩日謝霆鋒，跑了二十分鐘的步  
人比昨日精神，或者剛睡過午覺  
因為看不明白書寫的東西  
我蠢

老婆有了一根白頭髮，我重了一磅  
和各方都關係良好  
我貪  
大家都想中六合彩

### 我癡

唯有每星期都剃頭，惡魔總會害怕刀  
他們在時間表之間開了一個空間  
創造眾生剩餘的價值

### 草

不要被草聽到我們對生活投訴  
但它們無處不在  
或者適合樂觀的人生觀  
在上面野餐或看星星

屋內的人看奧運的球賽  
巴黎的小偷身上有個獎牌  
花園的草告訴我  
真是無處不在的探子

(作者為香港詩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在你面前有兩個觀念：「忘死」的人生觀與「好景不長」的「憶死」觀。一個使你暫時忘記恐懼但也忘了生命的歸宿，另一個容易使你憂鬱但可以更了解自己。孰得孰失，必須清楚了解、作出抉擇。

那麼我們能了解死亡嗎？它是一己之事，還是也牽涉他人，社會和世界？可嘆至今我仍未掌握。你掌握了嗎？但回頭看，在未能完全了解死亡之前，我們要怎樣生活？

對了，沒有人在了解死之前不去生活。生活也是一門哲學，我們有權利和義務去安排生活，使之妥善；活得恰當，也就不必擔憂死亡猝然而來時手足無措。只要這短短的逆旅有強烈的「活着」感，則馬不停蹄的死亡到來也變得充滿戲劇張力。活着就是生死循環的過程。死亡滲透於這個過程，只是微妙地看不見。

從車站走到喪禮場地，看見一籃一籃鮮花擺放在店子門外。平素不喜強烈的花香，每次嗅着，都想到葬送、想到塵土。這時卻有一種感覺，這許多百合、玫瑰、白菊，不正是向人提示了生死循環的常在？一朵花就是一個生殖系統，雄蕊授粉，雌蕊產卵，種子形成，埋在地裏，新的生命展開……不就是小學自然課所說的「花朵的作用」？真奇怪，似是巧合卻又似必然：在這個場所，花的在場和人的聚散。花已離開土地，它的香氣和顏色已經不可能增添任何生氣，剩下的，只是它的象徵。不是玫瑰和愛情，菊花和品格，而是花的盛開和凋謝。我們送別，我們活着，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又即將要去什麼地方。

我向那逝者的後人點過頭，想到我們都是被孕育成形的種子，無論被撒向一塊什麼泥土。

(作者為香港作家、詩人。)



作者細數曾遭遇的各式詐騙手法，從冒充警署來電、經營數月博取信任的「國際友人」電郵，到通訊軟件遭黑客入侵冒名向友人借錢。更談及東南亞詐騙園區誘迫行騙、吞噬無辜者血汗錢的惡行。面對騙徒層出不窮的伎倆，她深信這些欺詐終必受到法律制裁。

——編者

## 騙徒的伎倆

冷月

近日與朋友吃飯，偶然論及時事——黑心騙徒日益猖獗，年輕人被騙數字日益上升。據新聞所報，二〇二五年被騙的大專生有九百多人，損失總額超過七千萬元。為何騙徒針對香港的大學生？難道是因為香港乃富裕的城市？賊人又如何知道來港讀書的內地生有錢？怎麼騙徒會說流利的華語？

過去五六年，我曾收到不少騙徒電話電郵，有一次幾乎中招，至今記憶猶新——那還是疫情期間，出入內地有嚴格的防疫要求。一日上午收到一通電話，對方聲稱是灣仔警署打來的，認真報上姓名及警察編號，再準確說出我個人資料——姓名、身份證號碼、手提電話。之後他說：「你在內地是否有一手機號碼多年沒用？」

我說：「是的，疫情關係，幾年沒去遊玩，也

就沒用了。」

對方以官腔口吻云：「你的手機號碼已被人盜用，且涉及一宗刑事案件。由於案件嚴重，需要你到警署協助調查。地址是：灣仔軍器廠街……」

我既詫異又疑惑，在網上查核對方的來電號碼、所說地址，證實是灣仔警署的號碼及地址，便答應前往協助調查。

對方隨即云：「今日下午可以嗎？」

我云：「那麼急?!」

對方：「是，請你下午四時正來到。」

猶疑了一會，查看下午無日程後，答允秉承做良好市民的責任。

對方補充一句：「你要收拾幾件行李。」

我驚訝：「收拾行李做什麼？」

他說：「跟我們返大陸協助調查……」

疫情期間，返大陸要在酒店隔離三周，回來香港亦要隔離兩周。在驚恐之中，我開始懷疑此種辦案手法……忽然隱約聽到對方話筒傳來小孩的哭喊聲及大媽的吆喝聲，我毫不猶疑的「卡擦」一聲切斷對方電話。

其後心裏誠惶誠恐：「萬一真是警署打來，會有阻差辦公之嫌。」隨即致電報案中心，將剛才發生之事簡述一遍，且查問灣仔警署是否有某某姓名、某某編號的警員。警方立刻將我的電話轉至防騙中心，一名女警安慰我，向我解說匪徒惡賊騙人的伎倆：「過去被騙的有大學教師、醫生、律師等等專業人



士……他們一般會派人在門口截你，帶你去他們的地方軟禁，搶去你身上所有銀行卡，逼你講出密碼，從中轉走你所有金錢……」我聽得一額汗，若自己真的上當，除了金錢的損失，可能從此有家歸不得……

是次險些中招，心裏十分驚恐：賊人為何會有我的資料？他們如何取得？實在意難平，我致電官場朋友。朋友想不到賊人已猖獗至扮演警方：「你千萬別上當！……在大陸，公安警察會直接上門，不會致電給人的！」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曾遇扮演官員的騙徒。我淡定反問：「你是那個部門的人員呀？」對方吼叫：「某某辦就是某某辦，你不認識嗎？」官員不會無端致電市民，我沒空與賊人閒扯，直接切斷對方電話。自此之後，手機僅設為「只限聯絡人」的通訊。

除了各種各樣的電話行騙，還有收過陌生電郵——某日，一個自稱在研討會與筆者認識的「外籍男士」來信問候。雖然不太確定認識他，為免記憶有誤而得失國際朋友，我客氣回應兩句。之後對方每日寄來電郵，又寄來照片，云與我投緣。過去偶然也會遇到一兩個熱情的與會者，故不以為意。然而，電郵內容日漸不對「徑」，岔向男女情感的傾訴，寄來的照片亦恍如在片場拍攝的劇照。我不確定對方目的，僅蜻蜓點水般回應。

幾個月後，對方云其父辭世，要去馬來西亞承繼遺產，屆時會來香港造訪，希望能與我通電話及見面。他還發來一張數百萬英鎊遺產證明書，以證所言

屬實。我不知歐美是否有此類證書，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詐騙計謀卻已顯現。我上網搜查各網頁，幸運地走進德國防詐網站，在看不明的德文裏，看到一張近乎一樣的證書！因騙徒頻頻來信，筆者最終回覆兩句：

「人類最可貴之處就是有高尚的靈魂和品格，為了金錢而不惜賣出自己的靈魂，值得嗎？」

隨後我封鎖騙徒電郵，將事件上報網絡公司。為騙取金錢，騙徒很有耐心地花幾個月或更長時間來與人們建立朋友關係！

過去十年收到的詐騙電郵，包括「朋友」、「親戚」遇上車禍，急於用錢；「上司急召」、「你的電腦已中毒」、有「重要文件未拆」、「包裹費用未付」、「銀行密碼有誤」等等，還有「你的會籍已更新，每月會自動扣除八千五百元，要終止會籍就按下連結……」詐騙方式多至可輯成一部《黑心騙徒技倆大全》！

近幾年，用電郵的人越來越少，用通訊軟件的人越來越多。曾不幸被黑客入侵通訊軟件——Skype。賊人用我的名義向「聯絡人」各借一萬元，朋友急忙來電告之。在驚嚇之中，我爭分奪秒逐一向朋友或群組發出警告！黑客竟與我鬥快，將我發出的警告訊息迅速刪除。我震驚地看着自己剛剛打完的警告逐字消失！

由於擔心善良親友上當，我立刻向電腦技術人員求助，按其建議將整個軟件鏟除以阻截黑客入侵！

損失接近一年的圖片、文字檔案及通訊記錄，亦是始料不及！然而，沒有朋友被騙，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其後，我更改軟件的安全設定，又發信給軟件開發商，懇請他們加強保護客人的帳戶。

究竟電騙何來？騙徒在何處？

聽聞電話及網絡詐騙多來自東南亞的「畸畸園區」。每次從新聞或網絡，聽到有關該園區的報道，總令人義憤填膺！騙徒為金錢而殘害他人，吞吃人家一生血汗錢，連長者退休金、學生讀書費用、病人醫療積蓄也不放過，令受害者夫妻失和、家庭破碎，甚至痛苦自盡。

據報，「畸畸園區」每日做着傷天害理的事——誘騙或綁架良民（尤其年輕人），迫人行騙，否則施以辱罵、毒打、強暴、酷刑等等……逃離園區的倖存者皆云：「恍如活在地獄之中，每天生不如死。」令人十分疑惑的是：為何東南亞詐騙園區多年來可如此

目無王法？幸而，世間有正義之士，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歹徒不論披着那層偽裝外表，終不能逍遙法外！

筆者沒有特定宗教信仰，卻深信萬物有主宰，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外的奇異新聞或乃例證。如外國有小孩說及前世故事，協助警方捉拿兇手；現代出現靈魂與人類對話，仔細談及被害證據。古代亦有不少記錄，如干寶的《搜神記》欲印證鬼神的存在。香港俗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欺壓及殘害百姓的惡人、騙徒，終會承受種種惡果！

話說回來，若收到任何可疑或不明電話，切記「立即斷線」四字箴言。收到涉及金錢的短訊或電郵，千萬別中招，好好守護艱辛積存的荷包。彼此共勉！

（作者為香港作家，著有《錯失的緣份》。）

## 紀念東江縱隊昔年袍澤二首（外一首）

李烈聲

### 紀念東江縱隊昔年袍澤二首

一  
當年拔劍誓同仇，戎馬風濤為國謀。  
青史不隨陵谷改，浪花依舊向東流。

二  
任人笑罵任人誣，不負軒轅是丈夫。  
國破家亡何惜死？只求善價賣頭顱。

### 紀念八十年前乍聞戰勝喜訊往事

血海仇深不戴天，收京喜訊一軍傳。  
低頭齊下孫公拜，胡騎憑陵十四年。

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消息傳至，予時身處鶴山沙坪墟前線，全軍狂喜，獨一游擊隊首領率戰士跪倒孫中山遺像前，拭淚下拜曰：「十四年胡騎憑陵，我輩戰士，罪該萬死，愧對孫公。」事逾八十載，印象猶新。

（作者又名李瑞鵬，著名詩人及作家，九十多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香港的夜是霓虹的夜，天色暗下來，光怪陸離的氣氛就膠着在黑暗裏，和人聲一樣遊走得很慢。我第一次去廟街，和朋友登上對面大樓的停車場眺望，廟街花花綠綠的招牌、頂篷、旗幟，映着燈光，像一條火龍向街尾不斷竄開去。在這種奇異的彩色的氛圍中，中國的古代好像都回來了，外面是唐代鬼狐設下的瘴氣，裏面是清末的長三書寓，亂糟糟的幻想比現實離我更近。

剛穿過廟街，馬上就撞進另一條奇異的路。道旁開滿一個個算命攤位，還偶爾插入一兩個露天卡拉OK，設施簡陋方便，一個音響連上一個麥克風就可以開唱。我路過時正好有人唱到《上海灘》，呼應對面的算卦，像是能算準人幾歲會被砍，再歷經幾劫可當上海灘「大佬」。除了算命，還有攤檔上賣雜物，甚

作者遊走香港夜色，從廟街霓虹到維港燈火，捕捉這座城市入夜後時空交錯、虛實難分的奇異氣質。漫步之際，不斷與文學電影中的香港迎面相逢，體會不夜城的躁動與溫柔，以細膩筆觸寫盡夜香港的華美與蒼涼。

——編者

## 香港之夜

沈閔生

至有舞廳的旋轉球燈。舞廳燈在室外把密密麻麻的光點打在人身上，像菩薩淨瓶裏的甘露撒得人無處可逃，人在這兒和命運狹路相逢。

來香港讀書，畢業後我曾搬到深水埗住過兩年，這個地方和廟街很像。從地鐵站出來，馬上就聽見人聲鼎沸。沿街兩邊也都是雜亂的攤檔，除了推車的鋪位，還有攤販將貨物席地擺放着，有時我路過瞟一眼，有過時的CD、舊手機，可以看見還有幾張三級片。

這裏魚龍混雜，尤其南亞人出奇的多，置身其中像誤入一個武俠江湖，不知道是中國還是異域。晚上天一黑時間性就淡化，可以是任何朝代。來來往往地，我匆匆穿過這條街，攤檔上四處亮着的燈就也匆匆流過去。很快走過這條街，轉入稍闊的有車行的道路，驀然回頭，漆黑中映出西九龍中心這幢大廈，透過通身玻璃，可以看見層層疊疊的扶手電梯上鑲着燈泡，望過去真的像一條龍躍然在半空！黑暗中加深了虛幻感，上行下行兩條扶梯交錯，彷彿還不止一條。

在香港讀碩士，學校為了便利非全日制的學生，安排的課程大多在夜晚。吃完飯走過去教室，會經過學校天橋，天橋視野開闊，望出去像有一面長方形的電影幕布平鋪在天上，秋冬之交時我常在這裏看見火燒雲，天黑下來之前竟然有最濃烈的色彩，一部分是灰雲，一部分漾出橙紅的光暈，像火柴燒到一半，熊熊的火光轉瞬就燒成黑影子。有時又是金的粉的霞光印在天上，恍似金粉不均勻地撲在雲層裏，隨着天色轉暗，金粉一粒粒地掉下來。

張愛玲在〈傾城之戀〉寫過白流蘇在船上第一次看見香港：巨型廣告牌的燈光倒映在綠油油海水裏，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這樣廝殺的霓虹現在維多利亞港還看得到。夜晚常常有樂隊出來唱歌，我路過時會停下來聽幾首，放眼望去，對岸的霓虹果然在海面廝殺，投下紅的藍的紫的光，像彩旗被撕成一條一條的漂在水面上，既刺激又慘烈。而樂隊身後這條黑色的海還是永遠地流，和來來去去的歌聲一樣永無盡頭地流，若無其事地流去岸上的喜悅悲傷。

不止大海一直向前流，維港好像也在時刻煥新，我永遠看不厭。一出尖沙咀地下通道，看到黑暗中乍然映出的維港，不管第幾次看，我都還是會有一種詫異感，因為像目睹一艘巨輪載着港島的大廈橫空出世。隔得那麼近，又那麼龐然，像假的圖，還是那種浮凸出來的立體圖，平鋪在天際，使人疑心背後還是一望無際的海，其實是山。恍惚中真的以為是海市蜃樓，有海有山，有華美得幾近虛幻的建築。

過海在中環天橋上再看這些建築就是不一樣的感受，一個個長方體呈方陣在近處整齊佇立。海邊的摩天輪像一個巨大的齒輪在攪動天上的雲霧，和摩天輪一對照，海上的船顯得特別小，像小孩子的玩具堆在波浪紋墊子上，半山前的建築也成了巨型積木。

登上太平山俯瞰維多利亞港，山下的高樓也這樣像積木，很隨意地堆在一起，就是不留一點空隙。我們像巨人不聲不響站在大廈身後，窗戶玻璃透出的明明暗暗的燈是這座城市的呼吸。山頂我去過許多

次，然而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雨後黃昏，坐雙層巴士行至半山，山間大廈的燈一盞盞被點亮，像海上的漁火升起來。天上的雲是一大片藍中掖着粉色，像淺藍色絲絨裏勾出一縷縷淡粉的棉絮。很快霧就瀰漫整座山，如同山火燒出來的煙氣被風吹得四散，那些燈光就成了星星之火。天很快暗下來，轉瞬即逝了，天上的天像倒映的海。

雙層巴士是香港特有，我每次坐巴士都喜歡去上層，尤其第一排座位最好，透過一大扇窗玻璃看出去一望無際，像踩着高蹺在城市行走，沒有誰攔得了我。有一次晚上我從新界坐巴士回九龍，因為下過雨，巴士前窗玻璃上灑着雨滴，路燈光映在雨滴上像開了一束一束的滿天星。車向前駛，兩旁路燈也在接連不斷地靠近又遠離，照得那滿天星不停散開又聚攏。左邊散一束滿天星，右邊也散一束滿天星，滿世界的滿天星。

來香港以後，我無數次在實地同文學中電影中的香港迎面相逢。臨畢業的一個晚上，我和幾個同學在電影資料館看完一齣黑白電影，之後在影影綽綽的昏黃小巷吃了晚飯，出來就撞見大街中央不時有電車駛過。那場景很像〈色，戒〉裏王佳芝和同學們演完話劇，大家吃了宵夜，「鬆弛不下來」，半夜還在電車上遊街。以前我不懂王佳芝為什麼鬆弛不下來，當晚我告別同學回家，回去被一下午的太陽曬得悶熱的房間，我突然明白了什麼叫鬆弛不下來，身體裏像有炭火飛起的火星四處亂撲。



也是畢業，在尖沙咀和同學通宵喝酒，凌晨三四點轉去另一間酒吧，出來看見這條街還是有來來往往的人穿行，和平時晚上十點沒什麼兩樣，香港真是個不夜城。

不夜城就是一入夜才更奇異，天一黑彷彿沒了約束，整座城市像艘大船，隨時可以在海上開走。北角那一片的樓房最整齊，白天的時候太陽把那片樓房照得慘白，像一口白森森的牙。晚上從維港望過去則成了一艘夜航船，水波搖晃似乎在帶動大廈蕩漾。還有一次在旺角閒逛，兩側樓房也給我錯覺像海上的行船，商舖紅綠相映的招牌就是船帆。人潮湧動，像狹窄的航道裏的流水，不斷地流過去流過來，因為是滿溢，在視覺上把道路收得更緊。

各色的招牌也像煙花，尤其是港島「山城」，縱向掛着的招牌一路射到天上去。上環給我的印象完全是上坡下坡，在城市裏還遍布這種層層級級的石梯。沿着細密的石梯，即使是慢慢向下走也像是控制不住地俯衝。店舖不止開在街上，還開在兩側的樓房，通身玻璃透出室內的光，看得見裏面在經營什麼，隔遠了看像袖珍的展覽櫃。店招嵌在二樓三樓，斜斜擺擺地彷彿放煙花似的一直射到天上去。還有一次我和朋友從大館看完電影，誤入歧路，沿着樓梯不知不覺到一處狹窄的漆黑的高地，被欄杆攔着，下面望過去燈火通明，原來是蘭桂坊。事後想起來我想到辛棄疾的〈青玉案〉，在上環迷路竟然偶遇流光溢彩的宋朝！不僅是東風夜放花千樹，還聽見下面鳳簫

聲動，但欄杆攔着我們，像所有望《清明上河圖》興嘆的人們。

深水埗的露天攤檔都可以模擬這種流光溢彩，不過較之港島有些髒亂，有一層避無可避的陰影。此處大部分是舊樓，樓層不高，我從窗台望出去可以看見很遠處升出一座最高的大廈，大樓頂部佇立一個巨型半圓球體，晚上球體亮着霓虹燈，黑茫茫中像海上升明月。直到有一次我在油麻地看電影，出影院才看見這幢大廈就在面前——同一盞月亮照着油麻地和深水埗。球體上的霓虹燈不時變色，有時是黃澄澄的一輪，像本來皎潔的月亮落入凡塵，有了人情味。

夜晚臨睡前我注意到路上還有人獨來獨往地跑步，在這樣汽車都銷聲匿跡的凌晨。白天我過這條馬路總要左右望，甚至提心吊膽，他在深夜就那麼筆直地穿過去——總有些時刻全世界都屬於某個人。像我深夜躺在床上，不時聽見街道上還有電單車飛馳而過，引擎的轟鳴聲一瞬間填滿房間，本來失眠急躁，但突然想起原來這就是歌裏唱的「甜蜜地與愛人風裏飛奔，高聲歡呼你有情不枉這生」。

我記得鄭伊健《蟲兒飛》有一句歌詞：「不怕天黑，只怕心碎。」可我來香港以前，先從港產片和粵語歌中認識到的香港是不怕天黑，也不怕心碎。香港是座不夜城，這裏的人不怕天黑，我印象中的他們也一直是「不怕心碎」。

（作者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現為《香港文學》編輯。作品散見於《香港文學》、《城市文藝》等。）

作者以「耳朵開合」妙喻心之取捨，從生活瑣事體察人們閉門避世或開門納聽的微妙心境。全篇融日常趣味與禪思，以從容筆調寫盡喧囂中守心之道。

——編者

## 耳朵開合

魏琦

不少人都曾在耳朵裏上了一道門，要揭奧秘，你懂的。我曾當過老師，批評不交作業的孩子，他抖着腿，視線越過我，一臉品賞咖啡的表情，偶一定睛，彷彿在問還有續杯麼。我的話他一句都沒聽進去嘛，把耳朵堵上了。類似這樣的人一定是把「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當成了雜音，把耳門關上了。儘管還有貌似認真的樣子，魂已遠走他鄉，那雙不定的眼睛向你告發得明明白白。

一次年關到了，妻子來到書房向我說着採購些什麼：一、二、三、四……結果買回來貨不對辦。她生氣了：「我跟你交代的時候，你一定在詩和遠方！」沒錯，當時搗鼓一首詩，無意中帶上了耳門，眼睛裏的妻子被關在了門外，渾然不覺。



元曲大家關漢卿。

(資料圖片)

後來，耳朵專門留一條特別通道——縫隙，妻子只要向我發聲，音波便如光束穿透而來，聞聲我會迅速洞開耳門，躬逢納聽。漸漸她也懂我，並以古詩反唇相譏：「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

耳朵因心導向，轉換開合，恰應驗了智者所稱「牆是可以打開的門，門是可以打不開的牆」。記得年輕時曾有一段領導不待見的經歷，辛苦又鬱悶。大部分時間關上了耳門，連帶把眼睛也「帶走」了——視而不見。心裏總站着一個人對我指指點點，他說的是關漢卿（四塊玉）裏的話：「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此話無非言隱世，講得明明白白。「南畝耕，東山臥」，限於命做不到，但「真經」可半取，就修行於陋室。那段時間耳朵依循消息開合，眼睛

也時而「罷工」，耳門基本委託給美妙的旋律開合，見識了不少音樂妙境裏的經典華章。「大隱」原是把耳朵連同眼睛藏起



來，對人對物對事不聞不見而已。度過人生難關，這尤物可是幫了大忙的「雲谷仙人」。

我有一個友人更絕。夫妻大半輩子，鬧騰了大半輩子，原因在於妻子強勢。聽過風吹着響哨掠過樹梢的聲音，她交流方式已固態難改。朋友真幽默：「習慣了，沒聽到這種聲音反而像沒煙抽，渾身不自在。」面對此景，多數人不堪其苦而關上耳門，甚還一走了之，帶走一切另尋棲窩。他不禁敞開，還為她尖利的數落成癮，好像「梵音」中將自己修成了菩薩。他發我一張山水田園畫，款識自擬兩句：「南雲望氣千重紫，北香聽樂萬畝蘭。」水墨夢清的畫意裏，藏一首作壁上觀的禪詩，那裏定有他「冷博弈」的精神力量。與他比，他是個「骨灰級」人物，在關漢卿的〈四塊玉〉裏，取全了「真經」。

耳朵是忠誠的衛士，不少人緊閉耳門是心中使命使然。據說陳忠實為寫《白鹿原》就遠避鄉下，耳朵徹底關上。那幾年蹲身於黃土壟原，耳外再加橫將軍把門，為的是謝絕一切與文學無關的來訪。著述，一時成為心仰的宗教，只有紙上延伸的文字彷彿清煙繚繞，內裏為虔誠者送來飄蕩的神聖鐘聲。真正的巨製，是把耳朵關上，眼睛盯着自己，慢慢從內心疊起的高峰呢。

身處喧囂濁流，「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端端一枝斜出，別樣玉暉。

人常言，心遠地自偏。或可如孟母三遷似良禽

擇佳木而棲之，任何時候保持自我定力，不為外部世界所左右，故耳朵開合向背，勞逸自在，皆為觀照內心，不入陷阱。清袁枚《子不語》裏有一小故事：「老和尚帶了個小和尚做徒弟，不讓其下山，天天打禪，小和尚十幾歲了，師徒某天終下山一轉。小和尚見了什麼都不認識，師傅逐一教他。這時一位小女走來，小和尚驚問：『此又為何物？』師父怕他動色，嚴厲告訴他，這是老虎，不可近之，否則必咬死。晚上回到山上，師父問：『你今天在山下所見之物有什麼可惦念的？』小和尚說，『一切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師父苦心，弟子本心，耳門開合，鑰匙不易欺世盲從之手。」

唐人司空圖論詩：「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不僅寫詩如此，做人也應是，既現實又超現實。開耳門若見山，盡可煙雲蜿蜒，一望無際。閉耳門心若蜃景，果木扶疏，池肥水淨，豈容他人盜取侵奪。南唐後主李煜有詞：

一壺酒，  
一竿鱗，  
世上如儂有幾人。

看來，有時如此也似無可厚非了。

（作者為詩人、藝評家。）



情

## 中文科，往日情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情在字中：我們知道，漢字是屬於表意體系的文字，字形和字義有着密切的關係。（左民安〈漢字的結構〉）

喚醒情懷：許多類型相似的店喜歡群居在一起，彷彿它們本來就是同鄉；但有些店有不同的鄰居，它們顯然已經結識了不少籍貫相異的朋友。（西西〈店鋪〉）

融情入景：看見三棵老柏樹，那高高向上的氣派，那倔強矯健的姿態，那蒼然藹然的顏色，都彷彿是超然不群的人格象徵。（葉紹鈞〈以畫為喻〉）

詩情畫意：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裏放歌。（徐志摩〈再別康橋〉）

地景情懷：齊魯的先哲們喜歡講：「訥於言而敏於行」，「吉人之詞寡」，「惡夫佞者」，「多言多敗」，在我看都跟大明湖的德性有一脈相通的地方。（梁容若〈我看大明湖〉）

自然共情：後來逐漸地聽到雞鴨一類家禽的叫聲，知道山村近了，再後來又看見孩子們趕着山羊回來，我們已經踏進村莊的街道上了。（黃蒙田〈竹林深處人家〉）

情理兼備：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梁啟超〈敬業與樂業〉）

師生情誼：雅韻老師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巾幗英雄。在她身上，我體認到儒家安貧樂道，誨人不倦，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著精神。（白先勇〈驀然回首〉）

人情冷暖：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魯迅〈孔乙己〉）

抗拒矯情：最乾脆的辦法是既不請人，也不怕被人請……假使人人如此，中國可以歸真返璞，社會上可以少了許多虛偽的行為。（王力〈請客〉）

現實情況：范舉人先走，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吳敬梓〈范進中舉〉）

矛盾心情：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聞一多〈也許〉）

苦難悲情：那是一個注定要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錢鋼〈我和我的唐山〉）

感謝高中中文科那些帶給我情懷的白話篇章，慶幸讀過、考過、教過，亦常常在夢中重溫。這份舊時情，能同情共享的至少有數十萬人吧！

今之學子，何處尋覓？

## 尋情記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王芷茵老師



人生是一段尋「情」的過程。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需要定期為學生舉辦講座，分享課堂以外的知識與經驗。回想起人生中第一場由我主講的講座，很巧妙地，正以「情」為

主題——「情不知所起：中國古今情詩分享會」。若教育是知識經驗的傳授與歷史文化的傳承，對於人文學科而言，沒有什麼比得上「情」的分享來得重要且動人。我便是受着這樣珍貴的情感教育一路走來。

在研究院，「情」的演進是概念史的課題。從《說文解字》對「情」的解釋，宋明理學對「情」的貶抑，明清文學家對「情」的重視，到近現代西學影響下「情」的轉向，早期嚴復翻譯《穆勒名學》時透露中西方理解「情」的差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視情感為文學之靈魂。整個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正是對「情」的克制與珍視。

回溯我最早對於「情」的學習，是中學時候讀吳森先

生的〈情與中國文化〉。「情」是中國文化的總綱，它包含了對親人愛人的情，對國家鄉土的情，對自然萬物的情。在最青春懵懂的年紀，我接受了中化教科書的情感訓練。

大學主修中文系，開始在美學的世界理解「情」。《牡丹亭》的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中文系初生之憤對文學的浪漫想像；一首樂府詩《上邪》的「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是感慨古人對「情」的至死不渝。後來專研沈從文，他以對自然人性與湘西的「情」築造了文學小廟，教會我讀一本學校正規教育的小書同時要讀一本充滿生命力的社會大書。

在當今經濟主導的社會與數碼的時代，人文學科以「情」為核心不停探索「人文」的當代意義，個人同樣需要在人生路上尋找「情」的意義。畢業後，我走進了社會這本「大書」，以新的社會和家庭身份，繼續學習在忙碌的細碎的日子中如何與身邊人更好相處，從生活的點滴真正體驗「情」的實感。

執筆之際，情人傳來了一首詩。謹將小詩分享如下：

〈給喬〉

超過手勢和眼神

依然寫詩

讀在最佳賞味期

兩三個字節橫衝直撞

像子彈



是光  
穿過物理抵達心臟

但傳遞停止時——

在天空

在海洋

一點焦慮與甜的醞釀

濃郁的

想

## 易角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我曾想過當小說家，也拿過一些小小的獎項。但把情感投射到虛構角色中，接着任由他們往我設定的難關裏鑽探，於心不忍。那些人物全是我分身，即使沒有把他們未選的路向騰寫出來，我也心裏明白，他們怎樣走也不會盡如人意，那是關乎性格、情緒和命運，如現實的我處處碰壁，夜裏總後悔和彷徨，為着一句衝口而出的說話、沒有收好的表情，延伸不同平行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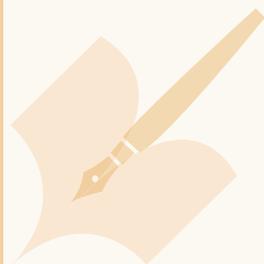
其中一篇得到青年文學獎嘉許的作品，名為〈無家之家〉。故事講述一名破產男子被政府安排到某屋邨玻璃屋居住，與假的妻子、兒子、女兒上演天倫之樂。這是政府以現實肥皂劇，對抗屋邨倫常慘劇的荒誕措施。男子在「假戲真做」的時日裏日久生情，漸漸享受子女的依賴，以及滿足之於家庭的無限想像。然而女兒突然對玻璃外的某青年一見鍾情，決定不按劇本，執意離開假的家庭。一番糾纏以後，政府把女兒帶走，並對餘下三名演員發出通告：明天會有新的女兒繼續演出。那夜男子和假妻子倚在一起，看着電視台重播《天蠶變》，在夜歸人探頭窺視的玻璃內，等待早晨和習以為常的未來。

是的，整個故事脈絡都在探討情感的遷移或繼承，如此刻的散文。畢業後我當上了十數年老師，迎送的輪迴碰上千篇一律的人，就像疑犯拼圖，不論是五官，還有各人的性格和際遇，以及對我的態度，都是不同款式的拼湊。邁過一、兩年的新奇後，我開始對同類型的人種交出與前任相近的反應。即使是善意，有時我都為自己的慵懶不耐煩。我理解不了《世外》小鬼千年救助同一人的決心，或許我在無了期地麻木演出，接着投映慣性的動作和說話。那麼不再書寫小說，或許都與無情有情的抗辯有關。

然而改編的故事我曾在大學演過一次，苦苦找不到男主角後，我自行踱到舞台一端自編自導自演。當時邀請一位師妹幫忙演出，奈何演出當天她相約朋友到樂園，我只好另覓他人。這位錯失了在台上與我合演戲中戲的假夫妻的女生，十多年後卻在另一個舞台與我成婚，朝夕相對，我想也算是小說和劇本意料不及的反轉。

情

## 愛的迴旋



香港中文大學 陳韋霖



踏入蜷縮於加德滿都邊緣的孤兒院，昏暗的空間中飄散着馬路的汽油味，數十雙孩子的眼睛齊齊望來——帶着怯生與好奇，漆黑卻明亮。他們靦腆地拉起我們的手，帶我們走進簡陋卻整潔的家。每一處細節，都訴說着他們與「媽媽」對這個家的珍視與守護。

孩子們教我們唱起當地童謠，拉着我們的手起舞。累了，便彼此依靠。語言的壁壘在肢體舞動間消融，我們以身體語言分享生活、興趣與夢想。儘管文化各異、膚色不同，此刻我們卻共同仰望未來，渴望成為更好的自己，建立起無形的牽絆。

他們忽然重複着一句尼泊爾語。經翻譯才知，那是尼泊爾語的「我愛你」。我們也教他們用中文說：「我——愛——你」。從此，這句話與擁抱，便以每分鐘一次的頻率，在空氣中交織迴盪。有些許荒唐，卻無比真實溫暖。

「媽媽」說，孩子都是被遺棄的，有的從幾個月大就來到這裏，由她獨自撫養長大。他們或許缺少原生家庭的愛，卻願意對陌生人肆意表達愛，這種慷慨與無私令我無比震撼。這一刻，施與受的界線已然模糊。愛，不是單向的給予，而是雙向的流淌。

離別時，孩子們將我們送到門口，呼喊着：「不要忘記我們！」我們從車中探身回望，熱淚盈眶間用力揮手，直至身影模糊。我帶走的，不只是那句不標準的「我愛你」，更是靈魂與靈魂相遇時，那永不停止的、細沙般的溫暖迴響。

## 外婆的那臺油燈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馬樂悠

從我有記憶開始，外婆總愛帶着那臺油燈四處走，外婆走過的地方好像都沾着一層溫暖的光。外婆愛吃肉餅，她會拿着燈燒柴火，然後剝肉。而我則倚着黃昏的涼



風，伴隨着石板和菜刀的碰撞聲和油燈火芯的噼啪聲睡着。「一人不能離開光，燈亮，肉才香」，外婆總說這些無厘頭的話。

伴着我成長的好像不止有外婆，還有那令人心定的燈光。在鄉村無數個停電的夜晚，都靠他們伴着我。果然——人不能離開光。

十三歲那年，我總為考試發愁，在書桌前溫習到半夜已成家常便飯。記得有晚，門縫突地透來一線光，映在我烏青的眼圈上；外婆一手端着熱牛奶一手握着油燈站在門外。我端過牛奶抿了一口，溫熱的甜意在舌頭上蔓延開來讓繃緊的我立馬耷拉下眼皮，外婆輕撫着我眼下的烏青，指間的薄爾摩摩着我的臉，有種形容不出的安心。

後來幾年，外婆生起了重病，鄉村的醫療也不怎麼好，她就時常吃了藥便昏睡過去。那時，我把外婆看得很仔細，她的髮不知何時有了白雪的痕跡，臉上也越顯蒼老，人也沒了力氣。就像，一枝枯黃的花。油燈暖黃的光怎麼都照不回她紅潤的面色，那燈光亮得刺眼，就是把我照得更彷徨。

可能讓我感到安心的從來都不是那燈光，而是被外婆的愛與溫柔浸潤的日子。那份感覺多麼珍貴。果然，人是不能離開光的。光連同着思念，已成了我心底延綿歲月的一圈溫暖。

## 等燈



是十二月的隆冬，香港的寒風帶着濕氣；這刺骨的冷，卻將我送回那個燥熱的夏日午後。

顯然記得，學業的重擔將我壓得喘不過氣。推開家門的瞬間，母親那句「先吃點東西再睡」的關心，點燃了我心中塞滿的思緒。我蜷縮在沙發的陰影裏，渴望用黑暗療傷，卻不知傷從何來。

半夢半醒間，一縷柔和的光暈映進我的眼簾。是那盞陪伴我與數學苦戰的無數夜晚的燈。透過朦朧的視線，我看見她輕手輕腳，縫補我破碎的每一個夢，和我那疲倦得，像隻破爛布娃娃的身體。她靜靜地坐在燈影裏，讓暖黃的光線在她夾雜着白霜的髮絲間流淌，她與光像融為一體般，暖暖的，靜靜的。這一刻，她不是在縱容我的任性，而是為迷途的我守一盞名叫「歸航」的燈。

回眸，我想起無數個深夜，書桌悄然出現一碟切好的水果；每次跌倒時，耳邊總會響起她堅定的「下次一定可以」。她從來不是耀眼奪目的太陽，而是這盞始終如一燈，用那

不滅的柔光，照着前行的每一步。

在十二月的寒風中，每個人都曾是急於遠行的遊子，在滿布荊棘的路上遠行。而真正的愛，是當你在茫茫人海中回頭時，總有一盞燈為你而亮，總有一個人在燈下等你。那燈光或許不夠璀璨，卻足以照亮歸途；亦是一盞最先亮起，最後熄滅的燈火。

## 關於我那六年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謝聰霞



收拾舊物時，好像在時間的縫隙裏窺見過去的自己，窺見我那六年的回憶，珍藏了六年的「情」。升讀大專後，聽到別人談論自己的中學趣事，我也常常回應：「我的中學很好，我遇見的老師很好，同學也很好。」

抽屜裏是層層疊疊的卡片，有的寫着《聖經》的幾句箴言，是老師邀請我午間去參加基督團契的邀請卡；有的是聖誕節的時候，老師送給我們寫着祝福的卡片。每一年的聖誕，老師都陪我們一起度過。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在講台前擺

了一棵小聖誕樹，老師還準備了一些空白的木偶，讓我們塗色。小木偶在同學的筆下，成為小畫板，或者是帶着魔術帽的大師，還有打着領結的紳士。

聖誕樹一點也不孤單。同學在教室裏養了一盆植物，是一棵小苗。每一位見到小苗的老師都會忍不住誇讚：「長得真好。」之後的每一年，小苗就隨着我們更換教室。有時候，成績不盡人意，老師溫柔地安慰：「下次盡力就好啦！」後來，我們常常補課。小苗陪着我們備考的那段日子，它仍青葱。

直到有一天，我們也離開它了。再後來，在老師傳來的照片裏，小苗被放在分部教室的走廊裏，那是我們最後一年待過的教室旁邊，它仍青葱。如今是各奔東西，我懷揣着這六年接受的「情」，也想將這份「情」傳達給我遇見的每一個人。

###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情」。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mediator@ingpaoo.com](mailto:mmediator@ingpao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 香港

香港 陳雨欣

## 平凡敘事中的深回響



《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梓人小說選二集》

梓人 著

黎漢傑、葉嘉詠 編

香港：初文出版社

2025年4月

在香港文學中，「梓人」對多數讀者而言，或許是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熟悉，是因為他那些堪稱經典的篇章，多次成為文學選集的必選之作；陌生，則因這位被讚譽為「莫泊桑式的短篇小說能手」的六十年代作家，其創作的大量作品，曾隨時間而沉寂。此書則讓梓人重回大眾視野，感受他文字的溫度。

書中收錄小說十七篇，皆來自他早年的投稿創作，當中沒有跌宕起伏的戲劇性故事，而是取自於日常大眾會遇到的事情。梓人的筆觸冷靜而細膩，他擅長用最精煉、經濟的文字、意象去編織一個又一個故事，在日常的細節裏捕捉人物內心的波瀾與時代的變遷。他筆下的角色，並非英雄人物，而是你我身邊可能存在的普通人，背負着各自的重擔，在生活的道路上踽踽獨行。梓人訴說的故事不會提供答案，也不刻意渲染悲喜，讀者卻能在其中照見自己的身影，尋獲一份共鳴。

## 台灣

香港 湛雲

## 細探詞學源流



《詞學芳洲》

黃坤堯 著

台灣：萬卷樓

2025年11月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黃坤堯新著《詞學芳洲》，四卷二十篇，溯源詞樂與詞體，從梁、陳、隋諸曲至唐五代之先聲。論花間詞人歐陽炯及《花間集序》之美學意義，並探析唐五代與敦煌詞體的獨特韻律。續論北宋俗詞與宋金十大曲的戲劇性審美，及柳詞家法、晏殊《珠玉詞》之典雅，並析蘇軾名作的悼亡旨趣。末卷論清詞五家，呈現屈大均、納蘭性德、項鴻祚、蔣春霖、龔自珍「詞人之詞」的自我書寫與時代變異。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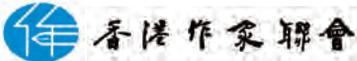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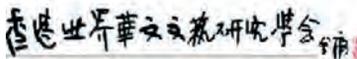
###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明月了不起  
贊頌  
《明報月刊》  
創辦五十五周年

劉再復  
贊頌  
《明報月刊》  
創辦五十五周年

明月了不起  
贊頌《明報月刊》創辦五十五周年  
劉再復

著名學者

(二〇二一年《明報月刊》創辦五十五周年紀念題辭，明報月刊資料室)



## 天下無雙

—詩、圖 萍兒—

雪落在哪兒	北方故事長滿風塵
都會走散	她們失語
雪落在你的夢裏	她們揮劍
眼睛退回到一張桌子	她們跳起了舞
冥思的快樂	你製造的雪
天下無雙的倉促滿杯	從舊月飄到今歲
顯然來不及愛你	年已盡春天將宣布一場如歌盛宴
記憶、盛年和哭泣	你無需到來聲音和話語正抵達彼此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明月灣區

總三十四期

二〇二六年二月